

太平經國之書三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六

內外上論三官系統內外

未嘉郵信請節卿

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大宰之法而聳動警飭官府之治其於事則為宜而於勢則為順矣至於王宮之戒令政令則自有官正宮伯以掌之王內之政令則又有內宰以治之而復預內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考夫此二官之佐冢宰其所以通內外而合事權者則猶有可論者焉夫官正宮伯雖曰掌王宮然不

過宮中徒役之事于第宿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初無所預內宰雖曰掌王內又不通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凡文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各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官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宰夫皆佐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改之曰建邦之官刑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禁于王宮曰令修宮中之職事此王宮也凡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即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饔衣服洒掃啓閉次舍幄帶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祕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御無文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苛褻稽其功績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爲始小宰之宮刑旣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矣文王道化

之行近至於汝墳遂至於江漢反而求之不過於后妃夫
婦之際侍御僕從之間蓋其事存乎二南之風而載於穆
王之命所謂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且夕承弼厥辟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而下民祗若者其道蓋如此也幽王不道
三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內史師氏
猶得其人向使幽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遏豔妻之嬾巷
伯之雅所謂萋菲成貝錦哆成南箕乃寺人之賢者傷於
讒而爲世德下衰家法猶未盡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
遵其選而擇其賢者如成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
可知矣是以論大宰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之齊家

治國又自文王之冢法始

內外下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是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
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
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序則猶有可言
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
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
奏事而奉勅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
之屬而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
徑達於天子漢與唐皆置御史之制而爲御史若夫少府之

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
因周世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
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
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
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飽人三長丞有上林十也監以
至中書請者黃門鈞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皆屬於
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廩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
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
秘書權輿重與入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八
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
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舉劾州郡治狀
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
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
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
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
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
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
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見奏事見高
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
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

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稱
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闕官雖寵丞相猶得以徵召而請
賈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武帝晚年嘗
將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
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
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通送兩府自
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
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
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
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三公

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在也然已非丞相職
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
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
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
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
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
興復還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
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
令憲嚴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
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

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踈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重府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

召東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送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

是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官
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
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近
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堂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
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大僕之司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
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
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
嬖旣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闈國命
寄之刑人或
士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比其源皆起於
武帝是以其
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

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大臣之所奉事而小宰
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議其事也無則治散則亂合則
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其變而
復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源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六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七

官制論叙屬職聯成計

宋嘉鄭伯望題節卿

或問太宰既建六典小宰又辨六職六典於邦國絜萬民之中則言官府六職於邦國萬民之下則不言官府而言庶事何也曰其法則有六典其官則有六職典所以舉其畧而職所以致其詳也六典王之所治所以維持邦國萬民也故言官府於其中以見維持天下者在邦國才邦國者在萬民而理邦國萬民者在官府也六職則百司之所治於是而又言官焉則贅矣故邦國萬民之下不言官而

事也或曰六典六職則聞命矣予前言八則無許畧之分
官府都鄙無內外之限今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則治都
鄙彼其出法以爲治固未見其有內外詳畧之殊也至於
小宰守法以奉行則惟曰掌八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宰
夫循法以致察則惟曰掌治法以致百官府郡鄙之治都
鄙僅兩言之耳若官府則又不獨治之下有六職試以八
法一節言之太宰舉其八而小宰復有其六官常官法官
刑雖不以次而舉所謂攷乃法觀治象之法所謂國有當
刑國有大刑則要未始遺落而不及焉宰夫又於六職之
外而辨八職於治象之外而掌治朝之法治官府者何其
詳而治都鄙者何其畧也曰汝以爲不言都鄙則其治遠
畧於都鄙耶先王之治禮國以禮治內以及外詳於官
府者固將以爲準於都鄙也且夫法則以馭其官要之不
離於八法賦貢以馭其用未嘗自別於九賦九貢廢置祿
位以馭吏與士卽其馭群臣之八柄禮俗田役以馭民與
衆無非八統八成之所已行建其長而立其兩設其伍而
置其輔亦與夫建正宰貳之法又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地皆王畿而人皆王官內外詳畧之分周公寧有是哉周
公將以其在內者而分畫於其外以其布諸朝廷者而達
之於天下是以治官吏之法是官吏之制無所不致其詳

焉然而官即吏也。吏之稱也。官則長而下是也。市之稱
吏則自胥師而下是也。市之稱也。官則自卿大夫而下
是也。小宰大宰之言也。大夫士皆是也。言之不
同治之則一而已。故自是官有屬則官有所統而不亂。有職
則人有所守而不紊。有聯則精神心術有以相通而不相
扞格。有官成則施設注措有依據而無私意。又有宰夫之
八職則上下迭相召令隨其尊卑而治其詳畧始正之以
六叙終敝之以六計。達之使悅。戒之使勵。逆其治於司會
計其治於司書。登其治於天府。掌其治於御僕。官府既治
官治既舉。由是以正萬民。又由是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矣。而况於都鄙之近。寧有違其則而不盡
其心者乎。余嘗作官府都鄙法則論矣。此可以補其缺。

巨職論六屬從常事達

或問小宰六聯之事曰。凡小事皆有聯而六屬舉邦治。又
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何也。曰。事雖小苟非一人
之所能為則不可以無聯事。雖聯苟無待於稟命而後為
則雖謂之專達可也。膳夫一官有亨人庖人內饗外饗是
非不聯也。而飲饌之事不必日稟於太宰司馬司關掌國
貨之節以聯門市是非不聯也。而門市之區區不必日稟
於司徒。六官之小事皆然。是以大臣惟治其大而畧者小



原件短缺

臣得行其小而詳者後世小臣專大事則大臣毋至於無
權而小臣每至於積大臣親細務則上常以多事自蔽而
下常以虛文爲欺一則縱而敗事一則勞而無補於事此
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大事小事之分者夫固各備其宜也
抑嘗以周禮考之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六宰
在宮正則凡邦之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令其四師則凡
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在縣師稍人若有軍旅師
田之事則聽受於司馬在小臣則凡大事佐太僕在都家
則凡大事必因其朝大夫此百官之聽於六卿者在太
宰之職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此百官之職於太
三四之數而致之於衆士焉惟以下之胥掌徒役之次叙
胥下之徒掌奔走之召令此其職甚重而其事甚微則得
以專行之不然尚係於大事則雖大字不敢專而況於三
百六十屬乎自漢以來此制雖失雖然漢初猶近古也高
祖之制御史大夫天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相之
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
法下郡守中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說公土
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若下中丞中丞自
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諸侯王
蓋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後以御史大夫之虎

丞相之權對立而爲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大夫
吏得自以其意平章之而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凡事多
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爲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
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書春不與議倪寬爲御史大夫九
卿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
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內庭之事丞相
不得知而歸之侍中外庭之事丞相不關決而歸之九卿
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
尚書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權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棄
其權而武帝又削奪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不一而貪權
者欲集之使歸已至取齊書期會之書以具身冒而親
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爲欺矣及復周漢之際而參觀其治
亂盛衰之本末然則官府之六屬不可廢矣余嘗論小宰
宰夫之奉法及三官之兼統內外矣今而後知官所以致
此者六屬與有助焉

官氏論六叙八成財用

或問小宰奉六宰之八法以致官府足矣而又別立六叙
之法以冠其首八法之中如八成八成如祿位出入之外
皆所以經邦治而已而亦例官治官府則介於其中宰夫
掌治邊以致百官府郡縣部之治而獨奉奉於乘財用

之出入以居其終何也曰先王之治其本末源流皆因
 而有次第故有首治源以始事者有原治法以終義者有
 論治法始終之所恃以立者非率意而為之說也是故言
 官則必及於民言民則必及於財其矣先王之愛民也國
 不可以無民民不能以無事於是征斂徭役之事軍旅
 田獵之事里閭之利病市井之織染稱貸取予之區區皆
 有法以持其要者有書以載其法比國比也居保伍也猶今
 收賦稅必按役簿而徵之保伍也傳猶保人也別名分賦
 也此主舉債而言故有傳別也契合契主取債主言賦
 也書契也質牙保然先王不可以獨治之也於是張官置
 吏以奉行之官吏之奉法又不能無功過之分也於是

日成月要以勸勉之且夫八法以治官府如是足矣然苟
 非日有以作其意而月有以警其怠則法令之繁奉行之
 難一歲三歲之悠焉知其不安安而居循循碌碌而無所
 為耶是以三歲有誅賞歲有廢置月有六叙蓋歲終三歲
 為年勞而六叙則為遷轉考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群吏之
 要則以官府之叙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胥以叙治宮
 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序內史以八
 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叙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
 邦事則亦令作秩叙凡歲時合耦於耜則亦行其秩叙六
 叙之本末一日正其位此則姑正其舊叙耳至於進其治

而作其事則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急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僞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其治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太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而董仲舒亦曰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累日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修其業而以赴功此皆周人六叙遷轉之遺意也若夫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廢遷轉而爲年勞而年勞之法又有置而無廢有賞而無誅矣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

而天下之民受其弊後官置吏以爲民之本意竟何爲哉先王於六叙之後而始責之以奉法於八法之中而中要之以治民故凡所以觀勉其官之法無非所以經理其民之意至於區區之失物失用失財與夫足用長財復見於太宰之末者非取民之財也正懼其病民之財也有如百官府之治於內群都之治於外縣鄙之治於下其事衆矣而以理財爲先務者天下之事非財則不立天下之人非財則不聚財用足然後百志成食貨通然後民安居此大學言生財大易言聚人曰財之意也故欲知其一歲之總則會之欲知其一二三四之數則乘之乘其出而知其出

之多少乘其入而知其入之多少理財之法於是爲至
建官爲民之意於是爲得其於司會之職不同矣後世不
知其本末源流徒見先王有長財之賞則諷郡縣以羨餘
之獻者有之日進月進剝民以奉上之欲者有之上取之
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而民獨
承其斧鑿故今爲官吏者無非以辦財賦爲先今之所以
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爲優劣問里之彫耗市
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稅徭役之不均不以爲
意也當是時也富民猶不免於貧而况下戶乎平時暇日
猶不免於仰屋喟歎而况於軍期之督迫乎究論所自則
皆始於張官置吏矣爲民之本意是以先王之八法反借
之以爲臨民之勢先王之六叙反用之以爲養民之聚歛之
法嗚呼其積非一二日矣其無有以周官之本末源流而
救其弊者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七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八

宋嘉鄭伯謹節卿

宮衛論宮正宮伯宿衛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
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
否之人無所失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
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議
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
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

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不可
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
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司諫昔者
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殿中宮門
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
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
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
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蓋北軍
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
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
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盆子等亦三輔近縣兵及長水
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
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
內內侍首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
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
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
城之事亦則初無所統攝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
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
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
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

室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而效之以爲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因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

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出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績而糾其德行會其行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舉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爲惡去其滯怠與其奇袤之民所以不使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夫以貴將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既不

使之混淆又不使之侵廉耻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
凡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諫多聞之士哉君之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修而王亦中
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
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内外相統
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得卒放慢詭譎
之人得以廁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
士非有害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
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内外
相制而内之夾階起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
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
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
區之曹荷戈與艾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
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
之故意而定内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
也不惟南北軍謀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
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更直執戟内謹門禁
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
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
端門不得入其效亦足爲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

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欽飛之屬及武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部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實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卽散降王甫外旣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與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煇燠凡羽衛及外府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可不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奉養論飲膳酒漿供帳

或問膳夫而下主食飲膳羞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鼈之獻酒正而下主酒漿醢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官舍幕帷供帳之儀至於醫師之中又有食醫一官職養醫食飲之

齊均鹹酸辛苦之和會牛羊犬豕魚雁之宜每一官而數人分焉一人而數事萃焉太宰總之又皆一切不會矣豈使之屬民以自養耶何其厚口體之奉而侈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我則養生可厚自安則國家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家財萬物而養萬民智慮以治之非受天下之備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非享天下之備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音以化之非兼天下之備產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體衰而不充精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安適而耳目不足於聰明是以太宰之佐主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

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奢侈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而言之則膳夫掌其名數無大過不及之失節庖人令其禽獸無暹燥膾香之失且內饗堂內外饗掌外無割烹煎炒之不備烹人掌給水火無美惡新舊之不謹甸師又以養而祭而從於外內饗獸人獻人鼈人腊人又以鳥獸之屬而入於庖人辨四時所宜之物而順其調養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總之於膳夫不敢會也自酒漿醢醢而言之入王臬則共醢物六十醢醢人王舉則共醢實六十六

素人共王之六飲酒人共王之三酒以至賓客之禮酒酒
正共之王之燕飲酒酒正又共之凡所以祀鬼神而待賓
客充饗禮而共燕飲者總之於酒正不敢會也自宮令
幄供帳而言之其在內也六寢以致其安掃除以致其潔
執燭以致其明鑪炭以致其溫帷幕幄帟以致其貴飭其
在外也庫宮則仰駭以爲門壇壝宮則列戟以表門廡宮
則共人以爲門柱石再重之說大次小次之張凡燕寢之
居會同之舍所以忙威儀而肅供御者總之於宮人不敢
不盡其飭也蓋宮令幕亦帳御所以養王之外而酒漿醢
醢食飲膳羞所以養王之內內之養其於食飲膳羞則充

致其詳焉切嘗論之王日一舉一太牢也朔月加食一等
則二太牢也齋之日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
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
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食
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則其所養愈加厚誠以天下國家之
本在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
功業也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氣體之養者
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備徹以樂所
以道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
福與摯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體

君父身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
命國脉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護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
之理而明於理亂安危之原者不能首慮及此也自漢以
來失周公之意遠矣文帝以敦朴爲天下先宮室苑囿車
騎服御無所增益可也而何至身衣弋綈足履韋烏夫人
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而集書囊爲殿帷耶是非有供帳
服御以養其外如掌次掌客之職也梁武帝斷禁魚肉牲
牢不殺食惟糲飯會同惟菜蔬變一瓜爲數十種治一菜
爲數十味甚者日止一食群臣曲宴未嘗奏樂而臺城之
辱竟以不食而斃是非有日飲饔羞以養其內如膳夫以

下漿人以上之職也夫先王之所以自奉惟憂荒札澆則
減膳徹樂敬天之變而與民同其憂其餘則未嘗過自貶
薄蓋將以吾身爲天下本而何至蕭然自敝其形神若此
耶莫貴於天子莫富於四海夫豈不足以奉一人而所以
利天下者頭豈在於計口腹四體之區區耶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固天下之通義而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家固不可以施諸邦也夫使殫財以華其
居盡美以飭其躬窮五味以爽其口此固失萬物之性至
於肥甘不足養於口聲音不足養於耳采色不足視於目
而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則亦非所以爲自厚養生也自侍

於非薄而自歎於多事曰吾將以節儉化天下儒者不徒而助之不知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治乎其易危知用而不知養吾身之不存而天下將誰與安哉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飲食可節也而不可廢也天官一官吾固知謂自有九式者存何慮其不節耶玩易之象反覆膳夫以下之職事不以所養保毓冲粹使身安而道隆當是時也將不獨一身之肥而已也天地萬物實有賴焉

祭享論祭祀燕享忠厚

或問大僕相王燕飲之法而獻主者何以屬膳夫饗人

人和饗也而實八尊者何以屬酒正司尊燕掌士尊六彝之位而朝事饋食之遵豆何以屬天官而爲遵人大司徒掌六卿六遂之土地而藉田千里何以在天官而有甸師以至外獲之割烹酒正之酒醴此皆主王之飲食而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亦何以例責之使共耶曰先王之於祭祀賓客至嚴且重特設春官以掌之矣以爲未足而互見於三百三十官之中合職聯事不可槩舉缺然不舉其事者蓋寡至於義相從而類相聚者則亦不得不聚至於一官如有膳夫之食飲膳羞甸師之果疏新蒸酒正之酒漿遵人醢人之醢醢均之爲飲食耳事既連於彼則勢不容

不散於此此數事之所以盡屬於膳夫以下也若夫敬上帝孝鬼神懷群臣而恤老幼考其事而推見其忠厚之意則深有可論者矣先王之敬上帝非徒以自敬蓋將教民敬也孝宗廟非徒以自孝蓋將教民孝也燕群臣享士庶子享耆叟孤子非徒以自為忠厚亦將以教民忠厚也自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然後上自朝廷下至道路州巷蒐狩軍旅而孝悌禮樂之道無不達焉故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袒而割牲執醬執爵然後諸侯知所以悌成王周公繼之此意亦有加焉夫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非不可以備不陸之禮也而千畝之籍三推之禮必親耕所以為祭以備不陸之禮也非祭也非惟齊盛而果敢肅敬之儀無非使甸師共之以明其為自致之物外既盡物則內因以盡忠以此率天下則耕者養者知禮而起敬起第非復有不耕而祭無誠者人勉之異趨死生存亡之殊途非不可以出乎仁智之兩間也其餘庖人則必共祭祀之好羞凡祭先王先公之日必思其所嗜而羞覺所好其於禮人禮人必有朝事之羞豆薦羞羞豆進之羞豆致其盛而象其朝時之所進而饋食之羞豆薦羞豆進之羞豆致其細而象其食時之所進其羞

事必入聖人大變之外必共銅羹者禮之外必共飲醴不敢
一於質而無文其於酒正明水之外必加五齊五酒之外
必加三酒不敢一於神而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以此示天下則凡爲人子者謹終追遠而民德歸於厚
非復有致死而爲不仁者燕郡臣嘉賓所以思之也享士
庶子所以任之也享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然分大嚴而
情不接僕啜拜則非所以爲養君子之道也膳夫爲獻去
則無降階再拜受爵之勞而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恩
矣禮太迫則歡不洽賓主百拜而禮酒止於三行則非所
以使之醉酒而飽德也夫其酒而無酌數則盡其情而極

其歡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必必矣夫外嚴於分
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則恤其老幼仁之至義
之盡也以此率天下則民篤於恩意而敬老慈幼非復有
不近人情而背義忘本者矣嗟矣夫人同此心也心同此理
也關節脉理實相通而相應故上老老則民與老上恤孤
而民不信上尊賢而民勸善善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
舊則民德歸厚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由此言之飲膳非細事
也烹庖薪蒸非賤役而酒漿醢醢非微物也膳夫以奉王
王以事上帝鬼神燕群臣嘉賓耆老孤幼推其有餘之產

以興起其本敬之心故治國如示諸掌者必在於明郊社
 禘嘗之禮義而忘之臣言郊嘗得盡其心者亦自夫既飲食之
 又幣帛以將之之餘也誰謂其為不怠之務而不可以不
 嚴且重乎自此意不行而先王之官日為無用耕籍之官
 廢則郊社之義缺二望而不郊者有之矣酒漿醢醢之官
 廢則宗廟之禮虧去告朔之餼羊者有之矣膳夫不為獻
 主則亦饋未免犬馬之畜君臣之恩意薄矣邦國不立老
 幼則四百甲子未免泥塗之辱老成之典刑墜矣上之人
 既無敬老慈幼之意無歡欣交接之情若是而欲天下國
 家之治人民風俗之厚成王周公之所難也且成王周公

之事不惟其敬上帝
 鬼神懷群臣而恤老幼有以曲盡
 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
 以八蜡之祭雖補虎有功於人猶
 不忘報焉況其所當奉
 敬者乎尊既祭之末不敢忘至
 賤之卑雖燔祀者
 不敢不及焉况親愛如群臣乎瘠
 靡破斷者休備猶皆
 有常職以食於上况於死攻之老
 與其孤子學首誠於此
 而求之則先王孝敬之誠忠厚之
 意所以由是乎人情而
 感動乎人心如膳夫以下數事又
 皆其所以為者也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organized into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The characters are dense and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